

鸡连长纪事

黄永玉 文/画

一九三一年，我七岁。一二八师驻湘西辰溪，师长顾家齐。顾是家父小学同班，关系不错，长大后一军一艺，虽非同行，仍往来不断。时逢春期，顾有意提高辰溪乡村师范教师文化艺术水平，特约家父前往主持辰溪乡村师资训练班艺术教学。家父携我同往。学生二三百。校舍木质结构，宏伟宽阔。居高临下，芳树茂密，阳光照眼，课余之暇，家父常携我赴师部顾处茶叙或晚餐。同席均凤凰属僚故交好友，我呼为伯叔的人。

席设楼上，楼下为大厨房，主厨为随军多年的刘四宝老伯。刘老伯蓄一芦花公鸡，高一米有余，性格自由孤傲，晨昏不论，随意打鸣。声如驴吼，且脾气凶恶，见猪狗或生人走近厨房则拍翅直追，穿啄不舍，如仇对敌寇。部队调防，刘老伯随身护带，亲如己出。顾家齐酒酣闻鸡鸣，常戏称其为“鸡连长”喊口令。

一九三七年三月，一二八师调防安徽宁国，家父为生活所迫携余赴宁国傍之。顾伯体恤如旧，委以闲差安生。师部大厨房仍由刘四宝主持，而鸡连长赫然在焉：昂扬气派有过往日，四月我随家叔黄村生赴福建厦门就学。七月，卢沟桥抗战爆发。三七年保卫嘉善一役，一二八全体官兵浴血奋战，为国慷慨赴难，仅百余人还生。主厨刘四宝老伯不在生还之列。

流光倏忽，七十七年过去，“鸡连长”



从未有人提起。肃立烈士墓前，往事历历在目，不胜哀念之至。敬塑“鸡连长”于烈士之侧，以作历史语余。

甲午春日 湘西子弟 凤凰黄永玉 九十书于北京万荷堂



听说党政机关又要精简了。在为之鼓掌时，上世纪50年代三位从南海下放的老领导的音容笑貌忽然闪现于脑海。一位是姚力，他曾任周恩来的秘书；一位是庞季云，他曾任胡乔木的秘书；还有一位是葛非，他是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员：都是在海里上班的人。

思念他们三位，是因为他们三位都热心于下放。

思念三位从中南海下放的领导

邓伟志

姚力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综合组长。可以想得出这个岗位是何等显赫！可是他于1957年10月走出中南海，到了上海，担任华东政法学院副书记。“文革”前夕他又离开上海市高教局长的位子，到了华东师大。在所

有的当权派都挨斗时，他也挨了斗，至于斗到什么地步，造反派头头在机场迎接周总理时，问：“姚力这个人怎么样？”总理说：“他在我那里时是很好。”于是，姚力又被当作老干部结合进市革会文教组。没想到姚力没干几天，就主动要求下放到黑龙江农村。

庞季云是个秀才，50年代是中央候补书记胡乔木的秘书，还兼管一点中宣部由江青任处长的电影处的工作。可庞季云以自己延安时就在中央研究室工作，缺乏基层锻炼为由，要求“沉到底”，到鞍钢当了一年车间副主任。1958年又下放到上海社科院当副院长。那时院党委常委大多兼所长，可他这个常委坚持“吃菜

要吃素，当官要当副”，只兼了个国际所副所长，全身心地写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》一书。

再就是葛非，抗战时是新四军七师机要员。解放战争中，在华野、三野的陈毅、饶漱石身边做机要工作，与后来任好几个省的省委书记的黄璜搭档。50年代葛非调中办做机要工作。可是，他要求下放，先是下放在北京一家造纸厂，后来又下放到上海做机要工作。

姚、庞、葛都是见过大世面的人。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、朱德手迹是在庞季云手下。我在葛非那里见过他与十几位中央领导人的合影。见过大世面的人怎么会如此热衷于下放呢？这对今天的精简工作会有什么启迪呢？请容许我抄一首过去写的打油诗作结：高处何如低处好，万丈珠峰不长草。下山更比上山难，挺胸方能下得山。



在冬日的太阳下

长兴岛风情录 吴建国

“船靠在苏州河边，这里离南京路很近的，走走就到了……”

“你不是说到上海吗？”

“是上海。”

“到苏州的河里了……怎么还在上海呢？”

“苏州是苏州，苏州河是上海的。”

“苏州的河是上海的，南京的路是上海的，这上海有多大啊！”

“苏州河和南京路都是一个名字。”

“哦——”

“南京路上有一幢大楼，真是妈妈的高啊——！”

“大楼？比稻垛高吗？”

“十个稻垛也没有它高。就是……抬头、抬头……你还没有看到最上面的房檐呢，帽子就掉到地上了。”

“哦——！这么高！”

“那个楼里，住的人可是怪了，有皮肤雪白的人，有棕色的人，还有黑颜色的人。”

“人是黑色的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黑的……黑颜色的……人？那是涂的锅黑吧？”

“不是的，本来就黑，全身上下都是黑的。”

“老天爷——哪有这样的人？”

“外国来的，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。”

……

中午时分，晒太阳的人都散了。这是时节“六九”，谚语说：“六九”五十四，泥里出露刺。在冬日的太阳下，顺着这句谚语的指引看，在向阳的岸坡上，融雪里已经露出了青草的尖尖——这是生活在淤泥小岛上的人全部的期待。这天，八十高龄的马家爷爷没有午睡，到晚饭后，他叫来了近边的儿孙，说：帽子……掉到地上了，还看不到这楼的檐高……这楼得有多高啊？这楼怎么造起来的？我一下午就这么想想啊，还是想不通。这不是在说书呢，这是瑞丰船上陈老大眼见的，他还看到了黑颜色的人，人怎么是黑的呢？我小的时候，听说过西洋人的头发是红的，说明世界大得很哪……我这辈子算是白活了，你们都不要再恋着家，潘家沙小，鸭窝沙小，要出去，出去看看上海，闯闯世界……

不久，马家爷爷去世了，这些话竟成了他的遗言，成了他最后对儿孙的嘱托和交代。戴孝一年后，马家的男子纷纷离开了潘家沙鸭窝沙，有的去了上海南京读书，有的去了更远的地方，学手艺做生意。

五十年后，上海南京路上，这幢抬头看看帽子就会掉下来的大楼，迎来了一位新的管理经营者，这个人是马家爷爷的重孙子。



女儿小时候上过几天游泳训练班，当初觉得应该学会这个，也没太当真。没想到进步飞快，练半个月，从一点不会，到能游一公里。再后来，去美利坚做一年交流学生，对方向有啥爱好，女儿毫不含糊说游泳，于是进学校的游泳队。

美国佬做事认真，一板一眼，你进了校游泳队，必须刻苦训练。邻居有个女儿也在游泳队，每次下水，先痛痛快快地哭一场，哭完了再练，一游就是四千米。女儿不好意思哭，写信向我诉苦抱怨，说胳膊肿得快像头熊。女孩子像熊是不太好，赶紧写信让她放弃，游泳不过玩玩，这么认真干什么。

明知道童年学点什么不是坏事，明知道强迫小孩子学这学那不太好。事实证明，小时候没学，有无童子功，结果完全不一样。常见的励志故事告诉大家，很多天才与常人不一样，天才必定是有原因的。有的孩子天生喜欢，喜欢钢琴小提琴，热爱临帖和素描。现实当然不是这样，大多数时候，小孩子还是要逼，童子功多少有些血腥。

书法家孙晓云说起写字经验，认为儿时练过一年，相当于成年人十年。这话小孩子未必能听进去，成年人听懂了也没用。人生不可能走回头路，我们已经老了，老狗学不会新玩意。女儿除了游泳好，还会弹钢琴，还能说一口流利英语，现在想想，都属于童子功，当时花点工夫，也没费什么大事，很容易。

过去许多年，一直在留心南京老照片，作为一个成天与文字打交道的人，始终觉得鲜活图像更具有说服力。有几个喜欢收集老照片的朋友，收藏十分丰富，我从他们那里获益匪浅。老照片上的图像直截了当，激动人心，很轻易就唤起了历史记忆。可惜很多场景并没有影像记录，因此不得不借助口述，不得不用文字来补充。

为弥补没有影像资料的遗憾，扬子晚报社文化记者蔡震有点别出心裁，居然凭着童年记忆，画了一大堆当年的老房子。都是用彩色铅笔画成，完全靠线条和色彩，十分独特，当然也相当有趣。毫无疑问，这是种非常无奈的历史记忆，同时也是童年功夫的展示。他小时候学过国画，有很不错的童子功。

从这些曾经的画面上，可以看到当年的影子，看到过去的岁月。人生常常忍不住回忆，在回忆中，一切皆美好，带着光环。但目送，芳尘去，锦瑟年华谁与度。在回忆中，有我们的童年，有父辈的童年，自然也有城市的某些童年。伫倚危楼风细细，望极春愁，黯黯生天际，太多老房子早已没有踪影，就跟我们逝去的童年一样。

童年功夫成为回忆利器，可以对逝去的岁月进行维护，这个还真有些意想不到。

童年的功夫

叶兆言

护校河

蒋卫阳

消失得太久……而那曾经是我们童年玩耍的乐园。

那时，护校河还是一条掩饰不住泥土气息的河流，虽是人工开挖，但两岸杂草丛生，树木扶疏，在岸边一弯腰，便可掬起一捧水来。记得上世纪70年代早期，岸边还挖有一人多深的壕沟，学校组织空袭演习时，大人便领着我就近跑到壕沟里，等听到

一口气似的回家。备战的记忆是短暂的，对护校河带来的乐趣则可以打水漂（用扁石块斜着往水里扔，看谁扔的石块在水面腾起的次数最多）、捉知了、放纸船、做柳哨……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垂钩之乐了。当时，护校

河的水比现在要清，夏天的时候有人在水里洗澡。河里有鱼虾，还有泥鳅、黄鳝、螺蛳、蝌蚪之类的，名堂还挺多的，对孩子很有吸引力。有很多时间，学校一放学，我们便到河边钓鱼。那时，浙大员工都要轮流去临安的“五七”干校劳动，父母给我带回来弯弯的竹竿，可以作鱼竿。钩和尼龙鱼线则是向小贩卖。那时，这些钓鱼工具只能从一位常来摆摊的老翁那儿买。老翁当时空袭解除警报声，再松了一口气似的回家。

人尽其才、货畅其流，大概是某些想有所作为的君主的治国理想，惜自周秦以还，怀才不遇之叹，代有其声，韩愈《马说》当由此而发。“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”，以马喻人，昌黎先生感慨于识者之稀，致使千里马“骈死于槽枥之间”。

其实，人才之戕，并不完全缘于伯乐之少，还在于其它种种，如体制即其一。若汉魏以迄南北朝的“九品中正”，唯士族是尊，出身寒门者，纵有子建之才，亦断无施展之望，即所谓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、“举

贤不出世族，用法不及权贵”。降及隋唐，易士族门阀之制为科举，以试策取士，就人才选拔而言，是一大解放。但后来以八股为式，于是真正的锦绣之材，大抵“祇辱于奴隶人之手”，明人徐渭即是一例；而中式者，皆范进之流。时至今日，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，“关系学”泛滥……至若用人唯才、德才兼备，抱歉，这已是“老皇历”，过时的了。所以，纵有伯乐之识，倘无关系，千里马也依然会“骈死于槽枥之间”。这恐怕是昌黎先生未能思及的。



易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，所以应该有适当的舆论给他们一些启示和监督。我非常佩服可凡老弟，他居然在访谈节目中，把社会上对名人言行的质疑声，直截了当坦言在名人面前，同时也让名人在广大电视观众面前表达自己的观点。《可凡倾听》在知名人士和群众之间筑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，既有利于百姓对名人的理解，也有利于名人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自己的约束。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，栏目主持人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，还要有正义感的品格，别看可凡一张笑嘻嘻的脸，看上去那么慈祥，其实它是多功能的，坦荡荡的受访者觉得它亲切、可爱，能够激发自己畅谈的欲望；心里不踏实的名人也害怕这张弥陀笑脸，吃不准在笑嘻嘻中会提出什么让自己难以回答的问题。可凡在访谈中还敢于涉足一些社会舆论的“悬案”，虽自己不轻易表态，但能巧妙地让电视观众在访谈声中自己去识别、去判断。看《可凡倾听》是一种享受，也许多少年后，其中不少访谈节目可能成为充满情趣的历史档案。曹可凡虽然没有在医学史上留下足迹，却在社会学的历史上留下了可爱的一笔。

弥陀笑脸背后的分量

何占豪

但自从他开辟《可凡倾听》栏目以后，我的看法逐渐改变，我越来越喜欢这个栏目了，因为他所约谈的名人，是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。《可凡倾听》把他（她）们在事业奋斗道路上的酸甜苦辣生动地展现在大家面前：成功的时候他们在想什么，受挫折的时候他们又在想什么，如何看待人生？如何对待事业？又如何看待男女间的爱情？很多人的人生经历、奋斗精神使我深受感动。我很敬仰对社会作出较大贡献的成功人士，很想了解他们、学习他们，可是又没有那么多机会接近他们。《可凡倾听》就像一本本有生动形象的人物小传，提供我了解他们学习他们的机会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非常感激《可凡倾听》。

可是，有时候，我也和大家一样，对某些知名人士的作品和言行有不同的看法和质疑。由于公众人物的表现往往容

十日谈

倾听的背后

这些文化名人的口述，必将成为珍贵的口述历史资料，存入当代历史宝库。明请看本栏。

读韩愈《马说》

名著浅读 蔡奇

